

皇
明
從
信
錄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六

秀水沈國元述

戊子萬曆十六年

二月

上御經筵畢。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愆德。唐臣魏

徵大節有虧。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閣臣申時

行等。因請進講通鑑纂要。大學衍義二書。以資君德。以

裨治道。奏記

三月。閣臣恭進。太祖高皇帝御批勅諭及詩文。凡七十

命。取錄其六。遺留覽。命查取。累朝寶訓定錄稿來進。閣臣復

疏曰臣等查得 累朝纂修事例凡纂修 寶訓定錄也

完正本于 皇極殿恭進次日送 皇史宬尊藏副本留

貯內閣其原稿則閣臣會同司禮監及纂修各官于西城

隙地內焚燬蓋崇重秘書恐防泄洩故也今奉 旨查取

原稿臣等無憑查進查得嘉靖年間曾將 累朝寶訓定

錄重錄一遍見今藏奉 皇史宬其原稿本則隆慶年

間曾聞先任閣臣云 皇考嘗一取觀收藏道心閣後又

送入 皇史宬如 皇上留神繼述時欲覽觀乞 命該管人員查取恭進至

于閣中副本節年以來屢因開館纂修各官考究繕閱時

有汗觀一時未能整頓。

皇上如欲朝夕披閱。除武宗以前見有皇史宬原先舊本可以取進外。其世宗穆宗兩朝訓錄。容臣等查取勝錄各官。督令繕寫便覽書冊。陸續進呈。以備御覽。伏候聖裁。

初五日。

上復諭。前日說累朝寶訓定錄。皇史宬打點不曾存恐。世宗請去西城萬善宮被災。今自太祖起及累朝訓錄。都繕寫裝演進覽。有幾部。就進幾部來。閣臣再進。曰臣等查得嘉靖十三年重青寶訓定錄。降勅開

及用較封曆錄等官生數多。蓋皇祖世宗欲以祖宗
讓烈國之金瓶玉函以傳萬世之信。所重在于尊藏。今

皇上特命磨寫。是欲以累朝典故置之法宮秘殿。以備

乙夜之觀。所重在于便覽。臣等竊謂訓錄舊本式樣寬闊
今宜稍斂。改從青冊舊本。簡帙繁多。今宜併省。不拘卷數

其餘事宜。容查照節年事例施行。給原

國子監司業王祖孺請復建文年歲改正。景皇帝定錄

時黃梅賊首梅堂。詹三漢。劉汝國。一曰劉少溪。余孟新。四

人劍首。凡七十餘人。擁入蔡永季家搶掠。事聞撫按。蘄州

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致居民能幹曰。潘崇者。托以擒

陳策死本

盜案設計。與吏目蕭芬于宿松縣右卓嶺擒室。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共知各盜蹤跡。次年正月。燒停前驛。往來長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玉樹觀。朱元三家殺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作賢家。近二百人。楚撫約南操。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竹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獲陳策尸。身中三鎗。踰旬餘。面色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

高直化

四月。直隸江浙大飢。南通州數百人。邀搶未麥人船。餘千縣數百人。搶民間糧食。昌國衛軍人。因放糧稍遲。即將衛

說子權又
是一兄

長月方

官圍擁舍官網射慈谿縣生童二三百人擁入士夫之家
迫脅借貸事聞命撫按嚴法懲警首惡以靖地方尤當
弛平糴之令禁過糴之風以甦民困雜記

嚴嚴雲南冒功官員緬寇猖獗已久近擒岳罕邊境始安
此項功次原係蠻莫罕送拒敵之功乃劉天俸冒其功李
材又妄報其績陳嚴之附會飾虛宋儒陳克戾扶同結勘
科部參看已畢黜治有差奏草

閏六月炎蒸已解秋氣涼爽閣臣請

上時御講筵緝熙聖學雜記

貴州巡撫參論土官安國享起運無大木國享反參撫院

論土司

論御講

委商拾木先運

上怒巡撫于是間臣申時行等奏曰先該播州宣慰使楊應龍進獻大木給有欵賞安國享聞之乃亦具本臣等見其本內列銜是宣慰使心竊疑之因享在先朝因抗殺官軍革去職事止稱土舍後因悔罪立功始復冠帶耳不知何年復官遽稱宣慰使意欲擬票詰問因彼時獻木輸誠已蒙

皇上傳諭給賞遂不深求今其辨本列銜仍是冠帶土舍與原本不同則前之獻木爲舍卒擅寫先具奏而後尋木昭然可知也及貴州三運木起解時驗無本首大木故

撫參論彼時伊果有木自可隨討而進。何至半年之後方稱起解。今尚在途。則是前本無木。而今始有木。又昭然可知也。商人深入土司地方。採伐大木。前後左右。莫非圍享之人。豈商人遽能捨木先運。萬無是理。今巡撫參論土官土官即反參巡撫。巡撫參土司商人。魏良海土官即參撫院。委商何責。恃強凌抗。逞辭裝誣。是非徒辱商人。乃辱巡撫也。非輕巡撫。乃輕朝廷也。以一土司而敢玩弄天朝。蔑視綱紀。即不窮究。已爲大恩。况可行其言。以驕其志乎。且國享兇狡之跡。備在隆慶定錄。臣等所熟知。其獻木之情。前後具有左驗。臣等所灼見。若又因其言。弁性巡撫。

是重失。朝廷之體漸生遠人之心，萬不可也。雖是何貴，是否本商，曾否與魏良海爭捨事在彼中，難以懸斷。今奉明旨，擬令彼處查問伏乞 聖裁。奏記

京省主考官順天庶子黃洪憲盛納

應天庶子劉元震洗馬劉楚先浙江修撰蕭良有兵科右給事胡汝宇江西侍講陸可敬刑科左給事陳燦福建修撰楊起元吏部主事劉學曾湖廣侍讀馮琦禮科右給事白希綉河南吏科給事中張養蒙評事張國璽山東刑科左給事中邵庶刑部員外趙祖壽山西吏科給事中楊其休禮部主事陳應芳陝西吏部主事朱來遠禮部主事

東四川禮科給事中上士性戶部主事劉奕廣東禮科給事中陸懋龍兵部主事朱維高廣西吏科給事中舒弘鑑刑部主事朱熙雲南戶科給事中李廷諫工部主事陳所學貴州工科給事中洪有復兵部主事梁雲龍

禮部郎中高桂論順天中式舉子鄭國望稿止五篇李鴻文理難通潘之惺茅一桂任家相李昂張毓塘請有煩言而王衡係輔臣王錫爵子疑信相半乞覆試詔禮部會同都察院該科道官當堂覆試看得七卷文理平通一卷文理亦通奉旨既會同看閱文理俱通都准會試

應天解元周應秋金壇人後中乙未進士胞弟廷侍泰達

雜持俱中進士。泰時子復中應天解元。四第文名之盛。于江南是科各省解元後中進士者十一人。王衡、周應秋、江西劉文卿、福建潘洙、湖廣吳化、陝西武之望、宿有才名。禮部覆山東巡按吳龍徵題生儒馮鎮等阻撓搜檢杖斥爲民。胡廣、潮等分別降級。中式舉人賈三鳳。發國子監肄業三年。令其改省。臨期再考。方准會試。詔從之。

河忠

九月。閣臣申時行等奏曰。本月十七日。臣等隨侍 聖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伏蒙

皇上召臣等前至橋次。示以水勢洶湧。因言黃河每有變。決經理須在得人。臣等恭承 面諭。不勝欣躍。仰見

皇上一豫一遊莫不以國事爲心民患爲慮即堯舜其咨之憂俾乂之命不是過也但臣等倉卒應對未及周詳茲敢以河道利害爲

皇上悉陳之按渾河來自西北即古桑乾河出盧溝橋至天津直沽入海當其汎漲之時亦有衝決之患然不關運道不近城郭猶未足爲深患也至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中國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餘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洛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徐州等處與淮水相合而後入海當其壅淤則數丈之渠一旦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里之隄一瞬而成洪流其湍激洶湧比之渾河不啻數倍先

朝時決時塞皆命重臣經理然後成功然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也今之治河者爲以泗祖陵則防其西浸爲漕樞運道則防其北徙爲淮揚數郡生靈則防其南決其功力甚鉅其責任甚艱亦未有不得其人而能成治河之功者也

皇上得人之論其于治河要務可謂一言以蔽之矣然臣等雖親奉德音而在廷及河道諸臣或未能仰知德意臣等欲乞

皇上特降明旨宣示該部令其轉行河道諸臣則大小臣工皆曉然知聖主憂勤之意而有事于河渠者亦皆

揚然有夙夜奉公之心矣

翰林
詞草

御史馬象乾因論張鯨事情指及閣臣

上怒送鎮撫司打問次輔王錫爵救疏曰昨見御史馬象
乾論臣等阿從失職臣等當即出閣自陳待罪此非矯飾
蓋真服其義正詞嚴乃臣等之益友

皇上倘賜抹行歸責臣等使人知前後 詔旨俱出臣等

崇掇之手原非 聖意則人情自定 聖德有光矣今日

元輔時行忽傳 御批勉留臣等將象乾拿送鎮撫司打

問臣不勝感懼不勝愧若已該同官連名具揭陳救外臣

竊伏自念臣之進用原與在閣二臣不同雖拔擢自天

舉由衆，而推本虛名所自，則寔以先年張居正爲奪情事起，徂擊言官，臣于其時，號能出頭，誦讓居正，回護言者，以此居正敗，而臣得進用，夫

皇上本以忤居正用臣，而及今，又即以處居正之事，處臣臣之不才，縱不能道揚主德，維持國論，何忍見朝堂之上，再有此異常舉動，使天下萬世謂臣外授忤權之名，以進身，內挾當權之勢，以沮衆，臣今日即死，上何以見九廟在天之靈，下何以見劉健等于地下，明何以謝舉朝士大夫之公論，幽何以辭張居正之鬼責，黃夫微臣一身，輕于一羽，使萬萬蒙誦而有益于

皇上臣之所不敢避也。今身既以不肖，有連累言官之咎，而又并累。

皇上有爲臣等涕諫之名，臣不惟不可一日立朝，而且一日不可爲人矣。連日以來，因哭亡女成疾，正思乞骸，偶見人情洵洵，鼯勉出關，思爲

皇上紓憂解紛，而事機不意至此，是固臣命卒之時也。伏乞

皇上哀臣聽臣，使臣得苟全平生以去，臣有餘榮。

皇上亦有餘恩，若不然，則衆怒如火，流言滿途。

皇上之留臣等，定趨之使就，必窮之地，永無再出之日耳。

臣不勝危苦痛切之至。

人肅奏草

十二月、給事張沂論劾張鯨事情。

上怒、發鎮撫司勘問、已又廷杖六十、革職爲民。邸報

聞臣王家屏服闋有旨召用。邸報

豫章大侵、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遠來而飢欲一飯而去、辭以無人、縣見飯責其欺、人人握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定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理之、曰、若無

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或○別
有○生○理○奈○何○遂○自○殞○為○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
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
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遂○持○銀○至○里○長
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
人○固○不○肯○持○之○去○父○之○乃○各○分○二○十○五○金○兩○家○遂○稍○饒
裕○然○二○人○以○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者○亦○足○以○勸○矣○
出紀

錄彙
編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為業是年巡城御史
楊四知榜禁之眾皆鼓譟諸大臣知狀弛其禁乃定蓋

禁殺是美事而京師不可行。想各邊亦當然。

出小品

此肅撫臣奏稱九月內石灰溝地方天鼓鳴空中有成犬形者羣吠有聲古之怪異多未聞有若此者人或以為兵兆未知是否。

出漫錄

註

是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從威遠堡出塞中軍令無殺降下寨奔其師入那林字羅摩大將軍因縱兵直趨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盡裂中輒洞窟二首始奪氣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班師還關原兵備使成遜用衆議請并釋康古陸存互商謂欲議諸酋立商則康首溫姐首賞誅欲和諸酋存商則康首

溫姐首當釋叛而縛之窮而釋之爲均 勅分寨給犒種

與北關建州共藩東北便總督侍郎顧養謙亦謂反商弱

多疑即殲諸酋立之不能有其衆不如釋康古陸使和反

商諸酋見康酋釋不復疑而又畏我因重反商反商以諸

酋立而王台子孫皆全矣康酋再死再生德莫厚焉刑莫

威焉 內倚 中國而外以嫺

重寢北關謀此寔東陞長策遂釋康古陸因諭之曰 中

國立反商以王台囚汝以助北關侵反商也汝亦台子終

不忍殺今釋汝和諸酋修汝父業反商安危汝則任之康

古陸唯唯因令反商以叔事康酋以祖母事溫姐刑牲盟

且進卜寨那林字羅使者諭曰往若効順開原 闕廷僉
有賞江上遠夷以貂參之屬至必稽爾通若布帛米鹽農
器仰給漢耕田圍獵坐收木耳松子山澤之息爲利大矣
今貢市絕而江夷道塞藉兵恍惚太以守虜以干騎盛氣
抵若有德色需索無藝部夷多怨我第傳檄部卒斬兩首
頭來立爲長可無煩兵誅也漢今賈若不誅若何以報遂
爲均兩關勅蓋自永樂來給海西屬夷勅由都督至百戶
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勅驗馬入貢兩關首領之時強弱上
下先是逞仰二奴父強則北關多及王台強則南關多多
至七百道北關不能三之一今無論強弱與之平南關以

五百北關以四百九十九差徭其一存右南關意諸酋並
羅拜服亡何康古陸死感不殺恩將瑱屬溫姐猛骨字羅
無負國又亡何溫姐以乳瘡亦死兵備使成遜因令北
關小寨那林字羅南關猛骨字羅及商面相結釋憾並請

貢女並

巳丑 萬曆十七年

辰
正月次輔王錫爵疏曰臣昨日在閣接得禮部郎中高桂揭帖一紙內稱摘發順天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其一名王衡係臣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臣未及見不知文理果是如何若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爲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臣爲之營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故高桂摧衡疑信之間請但行覆試爲臣解疑而又稱臣子之多才可以自致青雲則其愛臣已甚而其知臣男亦不爲不深矣然臣願反而

思之。男試則當試。疑則當疑。夫科場之事。所以紛紛至今日者。壞之自張居正始。然必居正之時。

皇上冲年。盡委之。國柄處居正之地。百官之命。盡懸掌。握。而後可以順指考官。無不如意也。乃臣碌碌贅員。權勢不能及。居正萬分之一。而臣男中式名次。反在居正諸子之前。不知考官媚臣至此。將以何望。臣又將以何德。臣哉。臣雖不才。素服先臣清白之訓。所生一見。祇今二十九歲。日夜提耳教之。願誠冀少立身名。祖傳弓冶。而不圖更以臣官爲累也。世語悠悠。何至此極。見今雖覆試公典。上可告天日。下可明臣心。乃臣之隱衷疾首者。堂堂 清朝。

明主臨之。而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向上之子弟。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奈何。輕朝廷辱天下之士。如此哉。臣竊羞之。竊痛之。古之世臣。社稷之衛。即今我朝二百年來。大臣子弟彬彬。取高科。歷仕當世。不以爲嫌。何獨至臣等。必欲盡錮其讀書應舉之途。流言蜚語。使天下謂老成。決賤于少年。委巷決公子。朝論此。豈太平景象也。臣竊憂之。竊危之。又臣見諸司章奏。皆絲慮專恩。反復再四。而後上。其間尚多訛謬。何況草莽章縫之士。風靡千萬言中。而必責其一字不訛。一語不苟。而後爲無弊。此孔顏復生。或能之。臣不能也。然則富貴子弟。生于今日。金

太子于非
江陵匹也
必以父相
之故而并
殺之於於
又何怪哉
其之情激

雖雖然囊酒飯守妻子之外無路可自免矣臣又竊苦之
竊憐之今高桂謂科場壞盡臣亦謂國體壞盡有志之
士將來斷有掉頭發憤恥由是途以進者而臣等聞臣與
考官將來斷有不敢可否一事去取一人以避狗鼠盜賊
之嫌者但臣本出山無用之器不合誤磨國爵臣男自
是乳下未雕之璞不合誤投臣胎而臣之先臣又不合教
臣男讀書應舉以至今日無端受辱至此皇天在上后土
在下臣亦何顏可以靦靨瑣瑣苟佞榮利重使書生弄其
文墨妻子嗤其苟賤不亦辱乎伏惟

皇上先年本以行誼召臣則在今亦必以不欺信臣起

此覆試未行之日。先將臣罷歸田里。使嗟嗟者更無可藉口。而後覆試之典始公。覆試之論始定。臣男之或黜或留。臣摠當率之。見先臣于地下。必無愧色。

皇上慎毋再為臣體面計。而不為臣生平計也。臣不勝顛

天泣血。愧若銜控之至。

文肅奏

二月十一日。下刑部主事饒仲于獄。時王太倉子衡。以真才居解首。高桂等疑之。形于章奏。已經多官覆試。禮部覆查明白。而仲又以朋奸疏瀆。天威嚴重。諸大臣合疏教之。雜記

應天巡按御史喬璧星疏為輔臣屢辨傷激懇乞 聖恩

宜諭以全 國體大意言錫爵近日爲科場波及之誦三
疏自明嫌于俠氣決去非大臣之體奉

聖旨朕眷任賢輔屢有諭旨慰留已出任事喬璧星旣稱
碩輔難得何必多言且不究該衙門知道

會試以建極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許國掌詹事府吏部侍郎
王家屏充主試官取陶望齡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考選庶吉士王肯堂劉日寧顧際明莊天合董其昌
蔣孟育區大相黃輝馮有經傅新德周如砥朱國禎喬胤
唐傲純林堯俞孫羽戾徐彥登包見捷羅棟吳鴻功馮從

吾郭士吉共廿二人命學士沈一貫田一儻收習之得人最盛而玉音堂劉日寧董其昌蔣孟育區大相黃輝馮有經周如砥朱罔禎文望尤表著而矣道南位至東閣

四月次輔王錫爵請 祝朝建儲疏曰伏念臣猥以遭逢起蒿萊而廁丞弼臣有疾痛

皇上憂之臣有死喪

皇上恤之臣之愚不知止老不耐事以及于風波妬媚之場

皇上矜之察之生之全之

皇上之於臣真父母也夫父母之恩人子當何以爲報哉

臣之區區獨有赤心苦口知無不言欲以增主德之休
明保皇躬于康固使百神無怨恫四海無流言而臣庶
幾。耐。知。補。遺。之。萬。一。耳。頃。者。竊。見。今。年。二。月。以。來。

皇上僅一出朝送潞王殿下再出行太廟時享其餘

常朝日期盡行傳免經筵日講至今未開臣等猶幸每

日因散本近侍得以剽聞音旨恭侯萬安若外庭百司

緬想清光于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疑則

訛言生焉晝居却事或曰不如向晦之安酒醪却疾或曰

不如勿藥之喜燕婉當御或曰不如前疑後丞之嚴玩好

克陳或曰不如左圖右史之樂夫以小人窺聖人以外庭

測宮禁。臣之所不敢知也。而

皇上苟欲明其不然。則莫如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使辟

穆之。天顏無熙之聖學。人人得以望下風。而承休問。則

天下幸甚。其或以天氣漸暑。聖躬宜于靜攝。則官居

十二時中。以六時晏息。三時游衍。一時定省。慈闈二時

看閱章奏。罷曲宴。捐細誤。專精神。滌煩懣。使羣下曉然知

上意在尊生。不在厭倦。在色養。不在逸樂也。則天下亦幸

甚。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身勤。則深惟社稷之安。早

定根本之計。升儲出閣。發旨自中。然後委諸事于屬

。備付煩言于易狗。則天下亦幸甚。此三者。臣之犬馬

忠以爲苟效其一則

皇上有辭于天下而臣等亦有辭于

皇上今留中諸疏動至經時。番建吉期。杳無明示。臣等猶盛氣持將順之說。以捍流言。而至是形影無驗。心膺亦孤。因竊以身自譬。臣之么麼。何等人也。而近日曖昧之誦。尚苦自明。忿悁之言。屢瀆。高聽。何況

皇上配天罔極之尊。比玉無瑕之德。而忍使纖芥疑端。不白萬世。實土未覆。竟虧九仞。則

皇上腹心遇臣。曾不得其彌縫。臣救一分之助。而臣垂老遭際以來。止博得完全體膚。保守祿位。清夜自思。皇恐如

此亦尚何顏何面悻悻爭世上之毀譽是非爲哉。又聞臣職親地通密勿輔理之外別無事任。乃臣等徒值其地。食其食而兼旬累月不接。威顏不承。顧訪則又何顏何面。揚揚冒榮矜寵。立萃臣之上爲哉。人主雖至尊天下。雖至大宮闈雖至深。自古未有恃安而不致危。積微而不成著者。蓋咎我皇祖世宗。間亦嘗齋居西內。與外廷隔絕矣。然四十載神明不衰。萬幾無曠。則以屏聲遠色。蠶飯澣衣。手不操竒贏之筭。躬不押馳騁之勞。慮不忘稼穡之苦。此所以能終始聖神。保身而保民也。

皇上即今勳法。世宗何不試取。實訓實錄觀之。當時

通庭警報。大吏陞除。與夫稽古考文。祈年憂旱等事。手批或一日而數下。口宣或一人而數及。臣以爲如此。則不必亟見羣臣血脉通矣。當穆廟在邸時。人情頗亦危疑。然加冠出封已判。然長幼之序。而宮闈無別子。筦窰無私御。臣以爲如此。則不必更議冊立大本定矣。大法祖不師其心。而先襲其迹。世人蚩蚩。又誰能干迹外信心者。此臣之所以爲

皇上惜也。且今天下多事。真正不減。世宗朝諸邊苦虜。內地苦盜。百姓苦年荒吏急。

皇上以聖人之明。昧真思憂。何所不悟。以聖人之勇。肝食

具赤心者
即之言

思政何所不勤。矧帝王萬世之大業，父子天性之至親，而更有侍外臣之苦，爭教勸者乎？臣聞自古朝廷各有一代之家法，漢唐家法原不正，故子孫得出入其間。若我

朝立國在此，則守之亦必在此。

皇上即有隱軫難割之愛，必不忍以家法爲私臣等。即有承望無恥之心，必不敢以家法爲市令。皇長子倫序有定。

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官播傳天下。冊立之舉，去年未行，猶曰年未及也。今年未行，猶曰潞王尚未之國也。遇此皆無說矣。而猶拱默遷延，日復一日，不早下九卿臺

諫之議。以順臣民瞻戴之情。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此臣之
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祖廟固有靈。忠臣固
有心。惟

皇上念之。臣母子衰殘之命。朝露不圖報恩。負恩決在今
日。亦惟

皇上哀之。臣不勝懇款激衷。冒昧隕越之至。

文肅
奏草

七月。閣臣申時行等疏曰。臣等竊惟 國家政務莫大于
馭軍治民。而軍民之所以得安其生者。則以俯仰有資。豐
凶無患。故也。况根本之地。尤係觀瞻。災傷之年。尤難撫戢。
臣等私憂過計。有不能一日安者。竊見近日以來。自南京

地方至浙直等處俱遭大旱河井乾涸禾苗枯死羣情洶
洶衆口替替蓋連數千里之地救萬萬之生靈有朝夕不
保之慮此非細故也且南京軍士驕悍成風噪呼易起先
年振武營之事可爲明鑒近因放糧之時米色稍惡幾至
激變雖稍懲一二魁宿未能驚服其心臣等以爲節制貴
于素明恩威宜于並濟假令資儲不乏散給以時如此而
猶于制逆節誅之可也竄之可也若糧不足支米不堪食
彼方救死不贍而安能使之恬然無譁故今日所當亟慮
者則南京倉糧是已臣等訪聞彼中軍糧不敷二年又歷
歲低窪米多泥爛尚有不堪放支者今歲江南重災南糧

多不能辦。若舊廩既已空虛。新根不能接續。當此之際。可
為寒心。宜勅南京戶部會同科道官將通見在倉糧盤
驗明白。要見足數。幾年放支。是否俱堪食用。如有不堪。作
何區處。如無解到。作何預備。務從長計處。停當奏請施行。
至如各處災傷。宜俟巡按御史勘到之日。戶部覆請優恤。
然非明旨丁寧。亦無以見朝廷子惠。困窮憐憫。災傷
之意。所以安人心。固根本。計無急于此者。謹擬傳帖進

覽伏乞 聖明裁斷。發下遵行。

論詳

工部題稱黃河初漲。隄岸遽衝。工科覆奏請 旨申飭河
道等衙門用心隄防。雜記

進士薛敷教論都御史吳時來國家設立都御史及十三道御史御史出差回道俱聽都御史考察堂屬之分已定矣。北京御史但有章疏本日即送堂官揭帖南京御史有疏發行三日後送堂官揭帖此相沿舊規時南道御史王藩臣不送揭帖于耿定向定向因而參論之乃科臣以爲阻塞言路故吳時來因而申明堂屬體統至是敷教專論時來黨護定向朝廷以新進小臣從輕處分

奏記

八月十五日輔臣恭請

上于萬壽聖節之日。御殿受賀。允行。

十二月禮官請舉。祫祭。

播州楊應
儼

上玉體未安遣官恭代

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有逆形所部何思宋世臣等及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應撫貴州都御史葉夢熊疏請大征而蜀三面隣播士大夫率謂播僻處西南隅屬夷以十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數赴川貴軍門調有微勲剪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而黔主勦朝議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按播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縷靡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楊端應募決策馳白錦出奇兵定之授武

略將軍值唐亂留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三年
以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投楊邦憲宣慰使賜
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騰岡公國初楊鑑內附改播州
宣慰使司隸四川其城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
壑山爲關東南附江爲池蒙并鏡削於然與區嶺黃平
草塘二安撫眞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七
姓爲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爲目把大事諮決焉田係思
州宣慰裔永樂改土爲流族多入播張亦龍虎山舍餘
與楊世姻姪嘉靖間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
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水西宣慰安萬銓挾素索

水烟天旺地聽還莽烈即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
攻剽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
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兵積勞從征喇麻諸番先
登多斬獲從征九絲賊乃郤敵捕虜亡算從征楊柳溝
郤敵先登斬首數十級先後賜金幣揚揚意得萬曆
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
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級漸驕蹇輕漢法所居僭飾龍鳳
擅用閹侍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奸淫出之已飲田
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并毋首屠其家是歲萬曆十五

年也。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有小暱毗，即殘害人人，懼
恐，初惑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欺，稍奪之
權，七姓遂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益結關外生苗爲翼，肆
行劫掠。已上出
征播考

是年六月，慈谿縣民邵二等，船到八都城，名茅家浦口，
適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
腥濺到船上，船即出血，濺到人足，亦出血，約午時方
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
有曠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
即有杭城兵民之變。是時閩人陳中從琉球來，報稱倭

奴造船挑兵，傾國入寇。見在福建查審，尋破朝鮮浙兵。
東征死者甚衆。出紀錄

八月二十二日曠時，山東臨邑縣蜻蜓蔽空，勢如駭輪。
東西亘數里，彌望無際。少時大雨至，俱盡。

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闕。中有蔡王廟，王即扁鵲州
人也。封神應王，已丑歲。

上玉體遠和。

慈聖皇太后禱之，立泰康寧爲新廟，建三皇殿于中，以歷
代之能醫者附焉。出小

焦弱戾竝，率直認真。元子初出闕，定講官六人，癸未

則郭明龍丙戌唐柳所袁玉墀蕭玄圃全玄洲已丑
焦弱侯太倉王荆石迎謂曰此重任我輩先年少着精
神故到今扞格乃爾諸公看元子資向如何擇其近而
易曉者勅一書進覽方荆石以卷親釋相位諸公不復
措意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惑纂養正圖說一冊郭聞
之不平曰當衆爲之奈何獨出一手真謂我輩不學耶
且此書進後倘發講將遂與古書並講抑出汝之手令
我輩代講誰則其之其說甚正弱侯亦寢不復理後携
歸刻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而中使陳矩適至取去數
部達

上覽諸老大志謂由他途進圖大拜事不可解矣

此小

呂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聞範一書弱侯以使事至呂

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數部入京皇貴妃弟鄭國奉見

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焉衆大譁弱侯以此

請官絕無幾微怨色對客亦不復談及偶與友人述此

且戒之曰惟認真故及此切無然友人曰不認真乃認

假耶然養正圖不商之衆畢竟自家有不是處

此小

許文穆公典已丑試朱平涵登榜約日聚射所戒勵之

既至拜謁平涵初欲親承其教從諸魁元後接近前列

傾聽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

百千牧人
以在平易
切近處

不以似此
則斷矣而
且有惡報
何人哉

即如我轡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切體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平平無奇平誣曰由今思之即是宋舉主問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輕賞賜節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文穆獨學出俟人領悟當是時新貴安然不聞座主有一役一錢之費其慮長其憂切不下帶而道存矣出小孫一謙溫麻人已互問爲南都官司獄能不以獄爲利于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訟繫囚初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

孫孟地獄

孫孟下家
人知然人
自有知之

而官因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
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見
囚衣弊爲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
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橫索一錢者每曹郎視獄問
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
馬王公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橋
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琅琊王公世貞皆加款異欲爲之
地而一謙滿三載考轉靈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
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虛方畝
地猶未能作數行啼蓋紀寔也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

才而選轉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

以地句幸

至番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爲某地主者與之鷹紋其十

駭之不數日遂卒

出三司獄傳

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反商先入貢且以斬叛夷克五

大保

十乞陞賞是年竟與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

赤調叫場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爲嚮導死兵火奴兒哈赤

方幼李成梁直雖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父

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懇祖父殉國狀以都指

海與張崇階與南開坪心固已騰踊張矣

莫州考

庚寅 萬曆十八年

正月朔日

上在毓德宮。召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于西室。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致詞云：元旦新春，仰惟

皇上萬壽萬福。臣等不勝欣賀。因叩頭。

上以維于仁，疏手授時行。天語諄諄，辨析其妄謬。時行等懇請寬宥，將原疏留中，以昭聖度。

上復諭時行等以任勞任怨。時行等叩謝畢，因進云：臣等又不瞻視。天顏雖有芻蕘之見，不能一一面陳。今日

元正召見
轉臣

幸蒙 宜召臣等敢不傾吐近來

皇上朝講稀疎外廷日切懸望今 聖體常欲靜攝臣等

亦不敢數數煩勞 起居但一月之間或二三次或三四
次間一 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 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

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腰痛脚軟行立不便

時行等又云 冊立東宮係 宗社大計伏望

皇上早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

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山纒放心時行

等又云 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
閣讀書

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聞而知之
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云資稟賦
于天學問成于人雖有睿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語
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教乃能成德

上曰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開去罷各賜酒飯一卓燒割一
分時行等叩頭謝送出行去宮門數十丈許

上復令司禮內臣追止之云且少候

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宮門

內立待良久。

上令內臣覘視申開老等聞召長哥亦喜否。時行等語內

聖慈發注

臣云我等得見。睿容便如親景星慶雲。真是不勝之喜。

內臣入奏。

上微哂領之。天性之愛中不能喻久之司禮內監傳言。皇長子至矣。皇三

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御榻前。則

皇長子在榻右。

其安

上手携之。皇三子俯立。一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因

賀云。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矣。

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前。熟視皇長子。

上手引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宗社幸甚。

上復答曰。朕已知之。乃叩頭出。

升錯
梁錄

六月。虜入陝西。洮河邊外皆蕃族。與虜隔絕。國初設茶馬司。與蕃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蕃。封貢後。虜常抄掠諸蕃。蕃不能支。僥首屈服。歲有輪納。名曰天巴。于是虜騎數至蕃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據莽刺川。時掠漢人畜。迨將或就索。輒復得之。時副將李奎方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奎即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鞚。自白奎輒拔刀斫之。虜大譟射奎。創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成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爲虜

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經略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磔火酋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上御門視事畢。召見閣臣等于皇極門內暖閣。而諭陝西邊事。惓惓以祖宗疆土中國藩籬爲言。且切責督撫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疎虞。及牽制將領。糜弛邊務。皆當其辜。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邊臣。則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舉將材。念九邊志備欲。諭本兵申飭各鎮。天語從容。廟謨弘遠。超出尋常萬萬。召見記

八月閩部諸臣恭請

上御經筵日講

次輔王錫爵約陳安攘定計以分主憂。疏曰：臣于前月臥病中聞西虜內犯勢甚猖獗。竊聞

皇上召諭閣臣之語，所以策虜情邊事者，要若破的。明知觀火，臣輩替餘生知無以仰贊萬一，獨念

皇上留臣專為憂虜而責臣專以分憂，臣雖病不敢不極其愚慮為

三反
皇上一言，蓋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定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濤謝安迄安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

不然自虜歟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甲敵戈朽晏然無復守
戰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心鳴鏑內擣則當事者亡羊補
牢亦猶未晚而舉朝震怖惶憂止辦收收追尤首事此
一反也古策虜之臣縉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雖各膠柱
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智力廟堂自可折衷用
之今則不然武官在變下求安專辨款關之利文吏在變
中觀聞爭談出塞之功買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
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
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
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轉相慕效翕然同風而獨屬

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赴首一人在宜
大則力保其無他在其肅則以之爲誅首犯邊一事在西
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
責于已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今經略大臣業有專遣臺
諫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徼賞明聽
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廟堂擇之不可
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
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恠他調兵
易將在知彼知己知禽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
者不在矯情倉卒賭墅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

河務私書

冊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目前蹠梁之虜，惟火酋一枝，驟然逆天，自棄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影狀未求，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復生于今日，察彼已之勢，審禽縱之宜，其策必不出于此。而臣之所憂者，獨恐將吏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息圖，招撫使驕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儒之論，則其慮有不可言者。故必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搖于流議，毋怵惕于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使，先約戰而後議撫，重懸賞許，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

定氣卷五

更策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脈先通。而後使本兵
 課其功。定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西
 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
 更將吏盡絕。諸夷盡掃。先朝大臣馬文昇。王瓊等老成
 持重。必然之畫。則非病臣所敢持。空喙而保借前者而籌
 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敢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
 獨有一面。而推擇新將。又一面。策勵舊將。一而調集客兵。一
 而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况轉餉誦于歲
 餘。發帑困于國。虛萬一諸酋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
 之抽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爲不如且從容寓戰于謀。

皆不可廢
時裝取

人所不能
言不敢言
者

藏。樹。于。巧。成。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遠。爲。張。皇。自。擾。之。
狀。其。經。略。大。臣。既。奉。有。持。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
廟。堂。但。當。揔。其。大。綱。授。以。大。旨。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愈。
暇。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
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目。
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
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遙。制。其。事。
權。適。足。爲。邊。臣。藉。口。北。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獨。引。宋。人。以。
和。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關。款。虜。彼。稱。南。耕。
凡。弟。爲。敵。國。此。稱。臣。納。貢。爲。屬。國。古。今。強。弱。之。勢。原。自。維。

別漸方今
起合情者
高曆中道
品班

然不同况彼以積威而致敗此以懲敗而養威有如今日
改絃之後士馬誠練稊構誠克備守誠設斥埃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故在持尺一以受降情豈亦可與非庭歲幣
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
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
不欲盡廢責成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人可效死而不
欲遂置軍寔使文武相仗人人可逃死惟

呈上留意裁擇不勝幸甚

文請
奏草

九月 詔停刑

閩臣合疏請止開礦

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 冊立東宮

皇貴妃親弟鄭國奉特疏救請

聖諭云朕昨覽卿等所奏揭帖固是但皇子體脆質弱再少俟時月朕自有旨其于長幼之序豈有搖動內雖皇貴妃嘗贊言以定名分以免疑議朕前已而諭卿等知之今卿等又來陳奏朕豈不知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喜于聒激耳豈有誣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自十四年至于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激聒者蓋此輩心懷無父志欲求祭不思君上之疾但慮身家之望固于此時欲激君上之加疾以遂已之心志朕度此輩意欲離間父

子之天性以成已賣血圖報之逆志耳。其安心甚遠。其立志甚詳。可見其沽名悖逆之甚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又思安有子不望于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成者。孰理乎。孰否乎。而爲臣者以言激之。其爲忠乎。其求榮乎。欲朕之疾劇乎。朕固于所奏。一槩留中不發者。朕怪其聒激瀆擾歸過于上。要直于身耳。非有別故。至于鄭國泰之奏。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思我朝成臣。未敢有干預國政者。而國泰出位妄奏。朕姑且容之耳。其建儲之事。還候旨行。不必又有陳瀆。徒費紙筆。卿等可安心贊襄協猷。共

治不可以學此輩以激言之事。虛文塞責。欽此。

又諭云。冊立事。如明年春夏。殫道等衙門。不來。竇擾。便于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來。竇擾。而待十五。淺。冊立。欽此。
十一月。兵部題請。邊務。久廢。閱視。當嚴九邊。宜各差科。臣一員。

上自八月以來。久未祝。朝。羣臣請于十九日。恭遇。

聖冊萬壽之辰。幸。出臨受賀。

吏部題請。驗封司員外。鄒元標。調文選司。詳

兵部經略尚書。鄭洛。上疏。拒止西虜借路。

上意欲追處邊臣。閣臣覆奏曰。臣等查得萬曆十四年。該

科臣顧九思爲河西失事，恭究始事之臣，已奉 旨將先
任已故督撫董世彥等追奪誥命，又將總兵官降級罰俸。
今年七月內，又該御史周孔教恭論，遣臣誤事，又奉 旨
將先任已故總督部光先追奪誥命，九月內，又該科臣張
棟恭論，又將部光先蔭子革去，見任督撫梅友松，趙可懷
總兵劉承嗣，及司道官俱各爲民間住，革任去訖，則先年
借路之失，近日誤事之罪，已經 嚴旨處治，法無可加，惟
自今日以後，務要力鑒前非，永杜後患，使虜衆不敢入邊
行走，則莊永甘涼之間，易于備禦矣。

御史荆川俊論刑部尚書陸光祖閣臣看得本官清介耿

潘季馴致
仕

直素有時望。近日徐性善事該部左右侍郎先已問明。因本官至特署名題奏耳。安得遽以通賄誣之。宜降旨令照舊供職。

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乞休。吏部題覆。閣臣看得本官熟諳河事前。以蒙恩再起。感激圖報。奔走河道。以船爲家。竭盡心力。但因年已七十。積勞成病。臥床不起。河道事務須親身經歷。難以臥理。恐河道缺人誤事。宜降旨准致仕。

于公愷

于肅愷。改謚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慎行題。易其說。則發于王世貞。至黃鳳翔入臺。題褒忠功。于是

蛇具

覺而心惡之。詰晨接傳疏，乃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出乳源前江多蛇，斫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岩穴中。一日夜始盡，人擊之亦不為害。紀錄

鼠辨

揚州府大旱，下河菱葑之田赤地如焚，有黑鼠無數。厯。厯。葑。田。食。根。至。盡。葑。土。墳。起。一。經。野。燒。悉。成。灰。土。比。之。牛。耕。其。功。百。倍。鄉。民。賴。之。墾。田。十。之。一。二。真。是。事。物。之。最。異。者。出。小。品。

辛卯 萬曆十七年

行廟年號

正月時當廟享。

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

詞錄便覽
先

閣臣恭進寫完。累朝訓錄加恩內閣。元輔時行、太師、餘

官如故。仍蔭一子中書舍人。次補國少師、錫爵、少傅、家屬。太子少保俱各。餘官如故。各給與應得詰命。如勅奉行。其餘題叙効勞人員。奉旨依擬。

原任行太僕寺卿。今被論降調熊瑞。辯本內訐稱御史崔景榮諸事。

上傳諭閣臣云。御史是朝廷耳目。他在外邊闢了聲息。却

便規避反着總兵護送他。以致失事。庫藏錢糧。他該查盤。反拏來私自饋送。罪尤重于祝大舟。該重處他。欽此。

二月。閣臣擇本月初七日恭請

上臨御日講。有旨暫緩。

禮部尚書于慎行。教習庶吉士

侍郎田一儻。上疏告病。

明崇禎
立功

三月。御史周盤。詹事講。疏請將李材釋放立功。閣臣疏曰。臣等看得李材事情。允該言官屢請。法司題覆。已該臣等票擬。與同劉天俸俱饒死充軍。前票未蒙批發。今劉天俸以火器試驗。特荷聖恩。准遣立功。李材之事。寔與劉天

俸同功一體。且雲南緬賊倡獫鄧子龍以曾拒緬有功見奉。欽依提問亦蒙矜宥。李材先曾出兵攻緬亦與鄧子龍事體相同。該部擬請釋放立功。蓋緊急用人之際。為地方計。非獨為李材乞恩也。伏乞 聖裁。

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二尺。

次輔王錫爵歸省。留獻忠言。疏曰。臣即日離 闕。廷南矣。威顏在望。首長路以踟躕。眷渥猶新。積感誠為涕淚。此臣見女之私。非所宜屑。肩上海陳者也。追惟入夏以來。再接 睿容。屢剴 審問。則又見

皇明通志卷三十一
三十一
皇上寡欲養心之效承 親逮下之仁而 宗祧萬年未
詎且斷在必行則臣之去後但有擊壤而歌耕鑿仰首而
祝喬松無所遺慮也抑匹夫相別猶有贈言而臣蒙

皇上非常特達之知分雖君臣情真父子忍遂以其身之
在遠不一吐憂治危明之念蓋臣聞孝子操藥以修慈父
其色焦然夫操藥者未必能中病也而其心則忠矣管孔
子大聖尚稱飲酒無量何損于德但以攝生常理而論凡
外克者內必虛虛必生痰痰必忌濕而能助濕者莫如酒
臣每奉 聖諭以頭眩足軟為言此濕證也夫服藥去濕
何如莫飲酒以助之臣去後惓惓以此為第一義臣聞教

咎雖不可廢于家。然以

皇上五帝聖神之德。而左右至愚之人。豈可盡責之。稱指以

皇上九廟社稷之身。而么靡至小之事。豈直得爲之發怒。且孔子不云乎。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此言雖淺。隱憂甚深。幸

皇上毋忽。今民間尚有宅禁以被除不祥。磔豕斷蛇。不入臥內。豈有 皇居清闕之中。而 至尊乃日耳呼暴之聲。日近腥穢之氣者。側聞寬德雖弘。而 聖躬正在調攝。則抑火戒怒。防患謹微之道。不嫌日慎一日也。臣之去後。修

倦。以。此。爲。第。二。義。臣。聞。漢。臣。董。仲。舒。對。君。三。策。首。言。事。在。勉。強。夫。勉。強。必。非。情。之。所。安。體。之。所。便。古。帝。王。以。爲。御。一。人。之。安。便。必。將。貽。四。海。之。憂。危。故。早。朝。晏。罷。抑。情。瘁。體。爲。天。下。也。近。者。

皇。上。盛。暑。出。朝。歡。聲。雷。動。誠。自。此。推。之。何。事。不。可。勉。強。即。今。天。氣。漸。涼。臣。去。之。後。且。日。夜。傾。耳。道。路。傳。言。

皇。上。某。日。御。門。某。日。聽。講。某。日。召。對。大。臣。謹。北。向。率。鄉。人。父。老。上。萬。萬。歲。壽。臣。聞。惟。天。子。得。以。祭。天。地。故。諸。侯。卜。郊。孔。子。非。之。何。况。祖。宗。一。脉。之。親。而。豈。有。異。姓。相。對。盼。蠻。可。接。者。

世說

皇上項于孟夏。親臨廟享。臣知自此二至四時之祭。決當以次舉行。但恐臨期又或他阻。若聖躬果不耐勞。則當權衡于尊親祭簡之間。郊禮姑暫遣攝以待來年。而廟禮則寧少展信宿之期。必不可遂廢親行之典。此聯屬神靈導迎和氣之大者。臣聞天子謂之官家。言以官爲家。不以家爲家也。今大倉之儲謂之內帑。言即此是天子私藏。無他私也。通者國儲耗竭。遊費浩繁。諸司縮手不敢輕議。獨賑無非爲。

皇上家計耳。乃一家之中。又析一家。額進之外。又有加進。此在歲豐易處之時。且非令典。况儉歲乎。在內用偶乏之。

際尚曰權宜况本無乏用乎乃言者人人勸

皇上之儉不知

皇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與奢而用之不經過猶不及耳自天子達于庶人憂貧者未必富知取者必先于幸

本

皇上思之臣聞古昔盛時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凡皆以廣聰聽而達下情也

皇上至仁雅量近年言事諸臣涵覆居多即間有聞見不真言語無次自取罪謫者天地之大何所不容雷霆之威豈追既往臣請

皇上與之更始一體錄用之而用之當先自與臣異同僥
仲高桂等始庶亦知易羌耿耿非貴君嚴而恕已寬大公
之道行衆正之途開矣至于李材幽囚日久罪不蔽律臣
不敢望

皇上錄用但望

皇上哀而生之臣愁苦灼腸勿勿條此數事以當去後千
秋之鑑而竊自附野人片晷之誠蓋以身將長往言出感
恩則今日之一言或可以兼常日之百言

皇上既總總微臣借其今日之去則莫若一聽臣言以保
萬萬年之聖躬以光萬萬年之聖治是即臣常在 膝前

也臣不勝氣咽聲嘶叮嚀懇款之至

文廟
奏草

○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十上不允給事羅大紱都諫
胡汝寧著承黃正賓各疏論不已于是力請放歸十三日
奉 旨云卿嘗上密揭屢言儲位久虛勸朕早立以固國
本朕久已在心不意小臣要名瀆激以致朕怒卿等見小
人妄言紛紛求去即今四方多事正賴卿與朕分憂今屢
疏乞休朕慰留再四卿急迫愈懇茲特准暫回藉調攝痊
可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召用着馳驛去還差官護送該部
知道

馮仰芹子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吉入

市操強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躬射，虜射利近，密移遠其侯，公連射皆中，酋盡輸其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侯，使自射而賞之，復盡予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宋編

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衆空城走，郎中項德楨過公署，策曰：「民方恟疑，未可驟止闕門，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札錄

是時反商死，先是卜寨亦以女許反商那林，李羅妻則反商姊也。而反商酗酒好殺，衆稍貳，反商往卜寨受室，因過坏姊中途，那卜二酋陰令部夷擺思哈射商燈，乃歸罪擺

白二夷執擬夷以獻總督侍郎郝杰疏謂及商與那卜有
風怨今射死中道情甚隱第難深求請臬擬夷示法及商
子驤台住等並幼依外家應加厚卹所遺部夷並勅百三
十七道暫屬猛酋俟成立議給猛酋請補雙貢其那卜二
首有偵虜功併請復都督許之自此以後猛骨孛羅修貢
唯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又日與北關相構怨奴酋漸從
此收漁人之利矣。女直考

定京省主試官順天諭德曾朝節馮琦

應天諭德陸可教中允余繼登浙江編修李廷機刑科右
給事中梅國樓江西修撰朱國祚戶科右給事中葉初春

補建禮科右給事中孟養浩禮部主事姜鏡湖廣兵科左
給事中張應登禮部主事唐伯元河南禮科左給事中丁
懋遷禮部主事陳泰來山東刑科給事中劉爲楫吏部主
事蔡應麟山西刑科左給事中李獻可戶部主事慎守峻
陝西吏部主事麻容兵部主事于若瀛四川戶科給事中
陳尚賢工部主事吳鴻洙廣東吏部主事唐世堯刑部主
事葉修廣西兵部主事胡桂芳工部主事吳宗熹雲南刑
部員外莫曆戶部主事李開榮貴州刑部主事王命爵評
事黎芳

禮部尚書趙志皋吏部侍郎張位入東閣

壬辰 萬曆二十年

二月西夏哱拜哱承恩作亂推軍鋒劉東暘爲會長劉東暘者靖虜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維忠向鮮威望爲衆積輕十八日東暘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維忠驚悸不能彈壓衆遂露刃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都御史黨馨急匿水洞大索竟劫至書院同繼芳修之益合許朝何應時等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掠城中聽拜主謀劫摠兵張維忠以扣餉激變報是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並抵鎮併劫請招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倣遣標下張雲部寵諭降二十三日

李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至自中衛互市承恩見游擊梁琦

守備馬承光並至心疑之噫雲文秀殺兩人迎入城計事

又設游擊牛備

二十五日索勅印維忠與之縱東賜遂于翌日莅總兵任

聽拜主謀據城刑馬牛盟偽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

文秀李雲左右參將因挾慶王代請贖罪承恩乃勅兵分

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合張雲等至東賜曰必欲我降請

授我總兵許朝等副參專備寧夏不者與虜馳潼關也承

所快身在此

恩狗玉泉營游擊傅恒拒守為千戶陳繼武執就繫已狗

中衛狗廣武參將熊國臣等弃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文

秀狗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土虎等隨掠鳴沙

州將趨河東全陝震動

字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功隆慶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斬其首總督侍郎王崇古叙功賜金明年搗虜花馬池陞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勅鈴束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聞報可于是拜始置一軍十年投叅將一切標兵隸拜麾下矣當是時寧鎮于清水中衛平虜並通貢市公虜切盡黃台吉着力兔打正各台吉并松虜資兔台吉等入市夾二十八枝會撫夷游擊鄭賜歿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指揮王文秀父本

子為台吉

降胡曉暢邊事。咨陞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十月也。後三年己丑。巡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並。慄悍沿邊。皆智伏之。後二年辛卯。洮河告急。

上特遣司寺及科臣。巡九邊。邊各一人。毋拘以期。時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土文秀并拜義子。千總。呼雲等。頃之。党馨爲巡撫都御史。拜雖請老。平居恒多蓄蒼頭軍。聲報國承恩自調赴青海還。心輕邊卒。屏弱。益翹喜自負。而撫臣馨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虛糧。以此怨刺骨。會呼雲文秀亦怨馨。以常許咨雲守備渝約。而文秀遷游擊。弗優禮故也。馨御將卒嚴刻。銖銖

之。姪繩以軍法。衆亦不附。明年壬辰二月。鎮戍請冬衣
布花及月糧。未給。拜承恩。遂乘間激衆作亂。

會試以掌詹事府禮部侍郎陳于陞掌翰林院詹事府詹
事。盛納充主試官。取吳默等三百人。

征勳呼永
恩

下廣寧州
明處堅守

三月副總兵李响承總督魏學曾檄文攝總兵進勳統游
擊吳顯趨靈州。別遣游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
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徵調以副使楊時寧監軍。攝兩河
道務。奉政顧其志督餉。時靈州有都司吳世顯黨逆。約是
月九日陷州。參將來保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却之。李响
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藉令靈州失守。西事者

十七矣。翼日進兵橫城，獲弁城守備張承勳，而趨武。身亦
至鳴沙州，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及舳艫十八艘。賊鋒少
挫，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韶成陽以修渠來奔，悉賊不
軌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勾着宰等首以拒我師。當
是時，榆林、靛明、安台、吉虜、切齒、套酋卜失兔，傳調東西台
吉着力兔、莊禿額等議誓封賊，訥悶那顏不令出邊，稍俟
五六月馬肥大舉，訥悶者物穴地似鼠，取不安之義也。獨
切盡妣吉止勿往，着力兔、昭賊金帛，與打正先引衆盜邊，
而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李响乃分發渡河，尅復各營堡。
廣武偽游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

棗園堡靖虜參將吳繼祖持中衛勒捕王廟來獻石空寺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于邵剛堡遇虜千餘騎千總汪汝漢三矢殞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虜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玉泉廣武迎虜二十五日着力兔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塲賊益括城中子女媼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聲言已與哮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辮髮胡服糾虜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哮雲引着力兔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吳教塌虜

無庸以難
其文

初次攻城

遁走塞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玉泉營被
虜因總督于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因撫切盡姚吉諭虜
無助逆急檄李昫赴援圍始解昫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忠
督六路兵于翼日抵鎮城下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
事梁琦馬承光誅熊國臣以激忠義併發同金二十萬兩
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而總兵時已擢董一奎李贇為
副至是以我所恃延鎮勁卒五千牛秉忠老不任戰贇非
衛邊才乃起麻貴自謫戍代贇以貴勇且多蒼頭軍也李
昫等既抵鎮城賊于東西二門各出精騎三千搏戰步卒
列火車為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

結句奴兒
主忠

湖溺死賊無算。賊亦射延綏副總兵王通傷額。蒼頭軍高
蓋等三人乘勝先登。會榆林游擊俞尚德兵逗留被殺。已
上有詔人給白金恤其家。翌日許朝上文秀脅慶王及穆
通政隨僉事至東城土樓。乞暫罷兵。願縛獻首惡。承恩于
南城。遂謂我軍中都司李鯤曰。吾父出萬死爲國捍虜。
蒙恩至上將。撫臣腹削激士怒。自取夾滅。吾父子勒部曲
待命。當路不察。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戾
亂。吾寧保此。完城。結何奴自全耳。因投諸勅城下。賊既其
言。求款。會軍中糗糧乏。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乃日夜促
勸餉。調延綏莊浪兵。而着力兎于十四日。推三千騎。從花

考者

前人上書
不特所許
人奇

馬池西安定堡擾我以奉東渡大司馬上疏請懸令能擒
呼拜父子世伯爵賞萬金擒呼雲土文秀劉東陽許朝世
指揮使賞五千金賊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
順義王方禽史酋求款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
上並報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問金萬兩佐軍資而
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務由宣大濟師御史梅國
楨監軍事國楨上書請戎服督戰先同宿將李成梁馳軍
中時已推朱正色撫寧夏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
討賊詔嘉夢熊慷慨令同督撫併力先是總督已徵蘭
靖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筏猝難辦乃壁花馬池俟軍至

即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州，濱河一葦可渡。賊數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大司馬則謂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度陽，疏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聲援，因移保定山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

上皆可其奏，頃之延綏游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蕙、甘州原任總兵張傑各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乃以二十一日遣兵復抵城下，整濠，豎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又勾虜二千餘騎東擾橫城，赫蘊、交浮、河掠秦壩等堡，東賜偵延綏榆林兵調征，益密賄首婦黃台吉妻，縱男捨達大任火。

落赤鐵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圖牽掣二十七日麻貴牛
秉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計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爲四
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賊亦以步兵五
千執挨牌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未至巾獲級十六而承
恩與東陽勒精騎同虜潛伏漢廷渠擄我糧餉二百餘車
是時總督從花馬池還靈州亦被圍賴援至得解二十九
日中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治滾
木壘弓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益出賊截餉道時遮撫朱
正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於五月四日抵州
次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微採柳稍蒲草及土修墊

馬道覺牛乘忠右股中流矢幾死承恩因率虜從唐渠攻一奎營以火藥燒柴草我師還休魏信堡而呼拜亦率虜以五百騎圍平虜堡急麻貴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卻之十五日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降以張傑嘗總寧夏兵迎入城招安傑于二十四日單騎往竟就繫賊亦先後縛送常達子等十八二十八日總督檄參政楊時寧同麻貴往橫城撫虜許朝恐黨與日落好謂着力兔曰幸為我主招撫後往受賞也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衛恣迄無成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大

司馬贖請宜論虜王嚴約松套酋回巢重懸賞格如東西各部能縛獻俘拜父子賞二萬金封龍盾將軍縛獻劉東陽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發罔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懸購御史蔣春芳亦疏請厚市賞糜虜夾黃河大塲水灌城城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魏學曾劔一。申令違者立斬以徇。御史孫琬奏總兵李駒上募府功非寔賊劫我糧草二百輛。詔逮罔已雖報免然軍中愈奮刻期殲賊矣。

廷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偕顧天峻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士十八人。王象節李名芳劉孔當沈淮劉生申。

後朝鮮

李騰芳、何熊祥、楊繼禮、高克正、姚文蔚、韓爌、邱廷彥、陳維春、馬文卿、趙之翰、張成德、林應元、陳懿典，以禮尚羅萬化。左侍郎趙用賢教習之。後韓爌、史繼備、沈滄入關。

朝鮮通本

五月，命將出師援朝鮮。西夏方用兵，而倭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即古高麗，與遼接壤，修貢講，與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戰。其王李暲，酒于酒，而倭酋開白、平秀吉起，入奴墓，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聞朝鮮弛備，于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俘陷慶尚道。

登之勢也
我軍奮也
但不吝不
役

西夏事

過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
風潰王忬卒奔望京令次子瑄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
州顧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是時朝鮮入道
幾盡沒王子就俘倭旦暮渡島綠則整且中于遼請援之
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爲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
人薛藩諭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擐甲方徵海外琉
球暹羅諸國搗倭穴遼鎮先發游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
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島綠援之
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肅帶神炮火器四百車
至更約法益徵前兵會浙江都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人

嘉

糗糧自辦。詔嘉居敬忠義，調赴寧夏。于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响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賁率游兵專待敵。參將孟孝臣護糧，莫于二十日進逼城下。哮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賁率參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却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着首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遼東宣大山西兵膺集，軍聲益振。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爲砲石擊卻。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

為誌

梯暗上南城城上砲熱梯墜翌日游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上城城上箭砲多擊傷已窺我兵會食糧下奪梯牌益縱火是夜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為內間夜半四面並舉漢火城下兵趨上而槌樓火過蚤南火弗起城中果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縱城召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邏騎御鎗承先去欽亟跳下城言城中人人欲殲賊也賊遂僂同事戚卿等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見門外兵整嚴復返自是之後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更詭招安望虜救然城中糧久殫銳氣亦消耗矣。

卷之六
李廷

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款語會事隨府
乘間携印同蒼頭從城躍下賊復緹執府繫獄翌日總督
與都御史夢熊等決策水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十七
日堤成長千七百丈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
賚子克力蓋往調着力兔如松詞知狀使裨將李寧追斬
克力蓋等二十九級獲印符令箭東賜承恩竟與着酋奉
黃金蟒繡致卜失兔曰事急幸佐我徇靈州先止壁下馬
關阻饑道也居有頃虜莊禿賴與卜失兔合部落三萬先
便上味料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
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首別遣董一元

乘虛搗虜麻貴擊虜石溝窟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因令游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潛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董一元報擣土昧巢斬虜三十餘級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前扼虜為虜圍十餘匝大潰龔子敬亦陣歿然虜竟以搗巢解散賊援絕矣

十六日援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為倭擊盡殪史儒死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添募設防

命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疲奔命募能入倭關語者于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

報石大感之。

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為贊畫、石星以沈惟敬可佐、緩急、題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

石星

八月朔、我師決大壩、水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恩、東賜遣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為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參將來保所治堤亦各崩二十丈、總督以賜劔、斬吳世顯、徇行間、來保以靈州功免、賊數出舟師、遏補堤、我師多斬獲、城中飢民、內、變、將、作、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檄賊以飢民報為治錢

殺敵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竟不應虜亦數關入李剛
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于招撫
詔罷秩以夢熊代賜劔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今
益肅時謀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俟虜
衝突二十一日着力兎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衆
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寧
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
至張亮堡遇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劔斬縮胸二
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

虜獲此

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爲短氣

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提浙兵至已苗兵及莊浪兵至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布告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予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開城崩南開居民內變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開承恩許朝果趨北開應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銳卒襲南開雲梯攀緣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苦百姓承恩見南開已下則盡氣奪乃急絕張傑下城懸賞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關民李登執原給劄潛諭呼氏殺劉許自獻十六日圍愈迫棄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六

七

賜頓足歎曰。遂至是耶。佯爲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頭。令他人砍之。已承恩與畢邪氣走南開。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鍾。已畢邪氣走北開。殺東賜。皆懸首城上。于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李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且日不滅。李氏以賜劔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李氏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縱閤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祈拜首生。

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呼洪大。文秀弟。土文德。及何應時。陳雷。白鷺。陳繼武。總督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詔建前總督學曾。得免爲民。已。篋與致承恩等獻俘。

十一月。大司寇當承恩。極刑。承寵等。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詔慰慶王。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污。蒙逝土窖中。特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遷夢熊。右都御史。廕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梅國楨。太僕少卿。各廕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左都督。廕一子。

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宮保、示酌、蕭如薰、署都督同知、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守平虜時、妻楊、力贊、制勅旌賞、尤異、敦云、初議、寧夏功、成、封爵、後、廷議、不一、詔、免行、俟、後、有助、亂、大功、與、封、典、合者、申明、舉行、無使、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給、事中、曹大成等、劾、穆來輔、隨府、依達、疑、騎、遠、問、竟、適、邊、贈、死、事、翼子、敬都、督僉事、廕一子、世正、千戶、令、朔、方、奉、祀、勿、絕、久、之、虜、着、力、免、宰、僧、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放、稍、等、請、市、宰

僧即打正也。始塞上以夷丁敗戰，厚釋收養，寧填爲甚。而
李氏父子與土文秀等並以降，胡握重兵，尾大不掉，率致
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變。自今宜用羈縻術，分處
以李氏爲鑒。先是拜任游擊時，循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
竟以降夷結之。此可謂有徙薪之慮矣。

外史氏曰：甚矣李氏父子之狡也。初發難，詭劉許以爲
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丁亦足制劉許死命。
不失仇賊之功。此定其本謀。方賊恣時，又稱李帝劉王，
迨劉許已就誅，李氏乃揚揚謂上賞我將士，誤信。惟飲
其家，抑已誅矣。督臣曰：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善夫。寧

夏大壩水高西塔可數丈其地勢西南唐渠東紅花渠形如釜底北西最下水攻一決啁氏逃無噍類而得算乃在絕勾虜以余聞張亮堡之戰與守靈州平虜功豈不並偉哉

神廟在御久邊境晏如自西夏叛卒發難繼以倭繼以播州海內蕭然煩費稍苦兵矣而兵端自啁氏父子始

十二月

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帑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士馬芻糧微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糜餼西向前所羽

行長主飲

撥徵兵七萬餘。至者半。請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柏將左。張世爵將右。而中軍則統于楊元。急趨遼陽。至是李將軍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將軍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于二十五日。誓師渡江。

穴入柳奈
何縱之

連楊應龍請重慶對簿。緊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効。詔可。釋回播。啓行。尋報罷。巡撫四川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勒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動。尋得旨。

舞如主舉

旱後

戒以貪功妄殺。

是歲鴈鳥集陳章永寧寺屋上。其形如象。人面四目。而有耳。高二尺許。燕雀從而譟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考之山經云。鴈鳥見。大旱。

東閣學士王家屏致仕。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一